

上海方言的时态

钱乃荣
上海大学

一种权威的理论认为：汉语句子表示事件只有“体”的形式，而“时”是用时间名词来表示的。这种说法不全面。本文讨论吴语上海方言的体，着重研究上海方言“时”、“体”结合的复合时态。

上海方言中句尾通常被称作“语气词”的“了”（又写作“勒”），相当于苏州方言的“哉”，是“当前相关状态”的标记，“表明一个事态跟某个特定的‘参照时间’再当前具有特定的联系。”（Li, Charles N., Sandra

A.）笔者进而认为在吴语的“时态句”（汉语的句子中有一般“陈述句”、“描写句”与必要时须表示“时态”的“时态句”的差别）中“了（哉）”在无特指的情况下，它通常表示的是事件行为发生的“现在、当下状态”，是观察事件出发的“现在时点”，它成为上海方言中“现在时”的标志。比如说：“上海到了。”在没有上下文的语用条件下，这句话的句法含义只是说“现在到上海”，既无“已经到”、“正在到”也无“开始到”“将要到”的意思。

上海方言的“来”字结构“垃拉”或“垃海”，从表示“在、在那里”开始，后来语法化成为一个“体助词”，现今在动词前可表示句子的“进行体”，在动词后表示句子的“存续体”。“进行体”表示动作行为动态地进行着，如“五分钟前我垃拉吃点心。”“存续体”是表达动作结束后其状态在延续的意义。如“现在我坐垃海。”

上海方言存在“时”与“体”结合的复合时态，与英语法语同类时态意义相似。

从“现在”时点出发观察，事件的状态通常可以分为三段：一种是已经完成，一种是正在进行，一种是将要发生。上海话对这样三种事件状态都有专用的时态表示法。

一、现在完成时态

表示到现在为止，事件已经完成。它在动词后用“垃海”或“垃拉”、“拉”再加上表示现在时“了”组成“拉海了”或“垃拉了”表示。

如：我家生买垃海了。（家具我已经买好在那儿了。）

我决心未定拉了。（我到现在已经下定了决心。）

二、现在进行时态

表示事件现在正在进行。它用“垃海”或“垃拉”、“垃”置于动词前，“了”位于句末表示。

如：伊生活垃拉做了。（他现在正在做活。）

钱：上海方言的时态

侬看，小妹伊垃拉走过来了。（你看，小妹现在正在走来。）

三、现在即行时态

表示从现在的观察点出发去看即将发生的事件。它在动词后用表达即行的“快”加上表达“现在视点”的“了”表示，说明从现在时间出发观察事件就将发生。

如：火车开快了。（现在火车快开。）

我个作业做好快了。（我的作业快要做完了。）

上海话的“时态句”，都用“SOV”的句子语序。

上海方言中表示“近过去”的语助词“个”，在“时态句”中可以成为“过去时”的标志。

四、过去完成时态

表示到过去某个时间，事件已经完成。它在动词后用“垃海”或“垃拉”、“拉”再加表过去义的“个”来表示。

如：条子我写垃海个，侬寻出来看看好了。（条子我过去已经写好了，你找出来看一下就可以了。）

医生讲拉个，一分洋钿也勿收。（医生以前就说好了的，不收一分钱。）

这句话中的“条子我写垃海个”，与“条子我写垃海了”是不一样的。句尾用“了”表示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写好条子放在这儿。但用“个”，是说明条子是在以前某时已经写好的。

五、过去进行时态

表示事件过去正在进行。它用“拉海”或“垃拉”置于动词前，“个”位于句末表示。

如：我看见侬垃拉写个，侬勿要赖脱。（我看见你刚才正在写，你别抵赖。）

上海方言中的复合时态，过去还有一种与宁波话相同的形式，在美国传教士Pott (1920) 的《上海方言教程》中分析上海方言时态时，曾举例说：我垃拉吃。I was eating. 区别于现在进行时态：我垃里吃。I am eating.

因为“垃拉”相对于近指“垃里”，由方所的远指进一步语法化转化为时间上表示远指，即成为表示过去的行为，放在句子动词前即表示了“过去进行”“垃里”为现在进行。现在此种用法随着表示近指的“垃里”的消失而消退，但是这种形式现在还保留在离上海不远的宁波话里。

Pott (1920,

P.13) 对上海话中“垃里”和“垃拉”的时空转换有一段具体的说明，如下：

A few word of exlanation are necessary. The use of *leh-'li* and *leh-la'* are a littl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t first. As stated '*ngoo leh-'li chuh* (我垃里吃) means, "I am eating." If, however, a third person asked your servant *Sien-sang van' chuh meh?* (先生饭吃末), "Has the Teacher eaten

his rice?” the servant would answer, if you were still eating, *yi leh-la' chuh* (伊垃拉吃) meaning “he is eating.” If you yourself said ‘*ngoo leh-la' chuh*, it would mean, “I was eating.” In the Perfect Tense the word *koo'* (过) means literally “to pass over.” In the Past Perfect the words ‘*i-kyung* 已经 mean “already.” The real force of *leh-'li* (垃里) is “here,” and the real force of *leh-la'* (垃拉) is “there.”

由于汉语不断地向“孤立语”推进，上海话的“时态句”也处于慢慢消退之中。最显著的特点，就是用词汇形式取代形态，用“时间副词”慢慢取代“体”形式。如：“我参加了运动会”变为“我已经参加了运动会”，再变为“我已经参加运动会。”用“时间名词”取代“时”的形式。如：“我看见侬昨日垃拉写，侬勿要赖脱。”时间名词“昨天”可以代替了“个”。也有一种中间状态，句子末尾既有“了”或“个”，前面也有特定的时间。那种句子，句尾的“了”和“个”，就表示在前面指明的时间范围里的那个时候的“相关状态”和“当时时间”。

如：昨日早晨我去买蛋糕了。

两天以后我就垃日本了。

今朝伊拉一道到公园里去了。（今天他们一起去公园了。）

伊刚刚吃完饭个辰光，火车到上海了。（他刚吃完饭时，火车到上海了。）

上面第一句的“了”表示的相关时间是“昨天”，第二句是“两天以后”，第三句是“今朝”，第四句是“刚刚吃完饭个辰光”，都是“该时时间”。

参考文献

- Li, Charles N., Sandra A. Thompson & R.M. Thompson. 1982. The discourse motivation for the perfect aspect: The Mandarin Chinese Particle LE. *Tense and Aspect: Betwee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*, edited by Paul J. Hopper, 19-44. Amsterdam: John Benjamins.
- Pott, F.L.Hawks. 1920. *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*. Shanghai: 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, 13.

